

# 相信它，在喃喃的“念念”中

文本刊特约撰稿 石莉萍



40)到《念念》，张艾嘉在她的电影里成长、成熟。从《心动》到《少女小渔》，从20 30

五一档期，夹在《何以笙箫默》和《左耳》之间的《念念》是寂寞的。每天只有一两场的排片，且都在上午或深夜的非黄金时间。导演张艾嘉曾经说过：“这部电影是我到了这个年纪，可以尝试的一点挑战。”所谓挑战，可能是一种坚持。日本导演是枝裕和说：“目前横亘在电影业面前的难题是，作为‘前提’存在的‘小规模电影院文化’，早已被迫变质为影城这种庞大娱乐设施‘消费’的余兴节目。”很多导演在寻求夹缝中生存的途径，力求不被潮流裹挟而去。但这种寻求往往曲高和寡或者力不从心。

《念念》是一部安静的电影，让进入电影院的人“安静”两个小时如今是件不容易的事情，何况，《念念》的情节是几乎没有高潮的曲线，它平缓起伏，延伸，浸润，需要静下来去体悟。即使张艾嘉、李心洁等人都有固定、忠诚的粉丝，但市场的冷落并不出人意料。现在，是浮躁的时代，所有的“坚持”也自有代价。

好在，观影人数与影片的质量早已脱钩，这是尴尬，有时却也是一种“另类”的肯定。



张艾嘉导演的《念念》



《念念》剧照



《念念》是一部安静的电影

## 底色

绿岛的兄妹育男与育美，父母离异。妈妈带走了妹妹，哥哥与父亲留在岛上。多年后，父母都已过世。育美成了画家，育男是个导游。育美的男友阿翔一心想进入奥运名单，却因为眼疾无法如愿。心烦之时，不免冷落育美，这时，育美发现自己怀孕了。影片这样开始。

育美在台北，育男在台东，但自从童年时分开，他们再没有见面。阿翔的父亲是海员，童年时他就很少见到父亲，后来，父亲更死于海难，连遗体都没有找到。三个年轻人，都有某种“心结”，这“心结”导致他们的生活看似正常，却总有些不太对头的地方。

童年的经历，在一生中的位置，无异是重要的。如果一生是张照片，童年就是底色。父母为孩子打下底色，或浅或深，或鲜艳或暗淡，自此影响孩子的一生。

李心洁饰演的母亲，枯守小岛，煮面端菜，却有一颗丰盈的心，心上长着翅膀，向往外面的世界。如同她每晚要讲的故事中的美人鱼一样，一心游向光亮的地方。光亮是深深的诱惑，这诱惑甚至大过对孩子的爱。

在风浪里，她带着育美离开小岛，种下丈夫对她深深的恨。同样是煮面端菜，因为找到了爱情，她是开心的。但育美不开心，育男也不开心。这两个孩子照片的底色，初时是暖暖的橘色，有母亲温暖的声音，然后这暖意退去，灰色弥漫。

追求梦想与真爱，并无过错。世上的遗憾大都不是有意为之。唯其如此，孩子美好世界的崩塌才更让人无奈与痛心。普鲁斯特说：“少了一样东西并不仅仅意味着这样东西的不存在，并不只是一个部分的缺乏。这是整个其余部分的大动乱，这是一个无法从旧的状态中预见的一个新的状态。”

过去与未来，人们往往更看重未来，但过去却常常可以决定未来。童年的照片底色绘就，即使日后看似一切顺流而行，“遗失的东西在我心中发出回音，不停地报告着远近。”那种灰暗与冷寂不时造访，在育男与育美成年后的“大动乱”世界弥漫。因此，即使现在通讯如此方便、迅捷，他们却不寻找对方，因

为不愿触碰过往，从此他们带着“伤口”前行。

## 安静



梁洛施主演女主角

从《心动》到《少女小渔》，从《20 30 40》到《念念》，一路看着张艾嘉在她的电影里成长、成熟。看着她一手带出来的刘若英、李心洁结婚成家、做妈妈。《念念》中的主角梁洛施经历风风雨雨，年纪轻轻，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。她们在生活中全都付出过“爱的代价”。如今，沉静下来，用一部安静的电影，解读生活。张艾嘉这几年更开始学习打坐，希望更安静地坐下来。她以为，在安静中，人们可以更好地倾听、更容易和解。

所以，《念念》全片都是安静的。故事情节的起伏被有意控制。父母之间的争吵打闹，只点到为止。育美在台北默默写作业、画画，育男在绿岛海滩上默默凝望远方，父亲烧掉母亲的衣物，妈妈的情人沈重与育美的相见，不见激烈的言辞与行为，而代之以克制。

是枝裕和说过这样的话：“电影也应尽量用不直接说出悲伤或寂寞的方式，表现悲伤或寂寞。我想创作的，就是有效利用类似文章里的‘行间’（留白），让观众自己以想象力补足的电影。”张艾嘉应该也同意这样的说法。在《念念》中，安静的画面里，观众可以感知到人物的愤怒、伤痛、向往、失落、欣喜与释然。可以看到张艾嘉力图用最大的善意，期待人与人之间的体谅、容忍与宽恕。

## 和解

片尾曲里，刘若英用轻柔的声音唱道：“过去的故事，已难说清楚，想写一个结束，让它渐渐模糊。我在不在乎，在不在乎，曾经就在身旁，怎么

留不住。不在乎，却不能忘。太在乎，念念不忘。”这些歌词，也是《念念》片名的来源。“念念”是种状态，是低声或无声的碎念，有种缠绵不断纠结不断的深情在内。不管在乎与不在乎，只是不忘，不能忘，忘不了。

童年的底色已经绘好，幸运的是，生活继续，如同育美手中的画笔一样，可以在底色上添加新的颜色与图案，这些新的东西，不再依附过往，而是靠育美、阿翔与育男用自己的手去添加，因之，也就有了希望。

但是，心结已成，解铃仍需系铃人，系铃人已逝，如何达成“和解”便成为难题。

在《念念》中，有三个超现实甚至“魔幻”的情节：一是育美在深夜看到的“没有影子的人”，二是阿翔在防波堤上与早已过世的父亲一起钓鱼；三是育男在幻觉中与母亲在烛光中相见。这三个情节在影片中看似突兀，却非常重要，正是它们，解了人物的心结。

阿翔与父亲一边钓鱼，一边聊天，最终，父亲离去，只留下防波堤上不停挥拳的阿翔。他茫然地停下来，向空中言说：我只是想让你知道，我一直在练习拳击。他终于理解，身为海员的父亲，从小要求他练拳，只是希望儿子能照顾好自己，并不一定要求他成为专业运动员。

育男在烛光中与母亲见面，吃着母亲煮的面，看到他与妹妹小时候画的画、剪的人像，看着母亲为他们做的手包。他终于问了妈妈，是不是偏心妹妹。原来，妈妈离开时没有带走他而带走了妹妹，一直是他的“心结”。

借助这些非现实的情节，主人公们达成了与过去、与长辈、与现实的和解。所以，结尾时，观众可以看到育美与阿翔的女儿，捧着妈妈的画册，画册里的小鱼终于回了家。而育男，也来到书店里，在一众索要签名的读者后面排队，直至排到育美面前，问她：“阿妹，你好吗？”

这是个稍显刻意的安排，但如此温暖。日本当代诗人谷川俊太郎的诗里说：

再见不是真的  
有一种东西，会比回忆和记忆更深地  
连接起我们  
你可以不去寻找，只要相信它